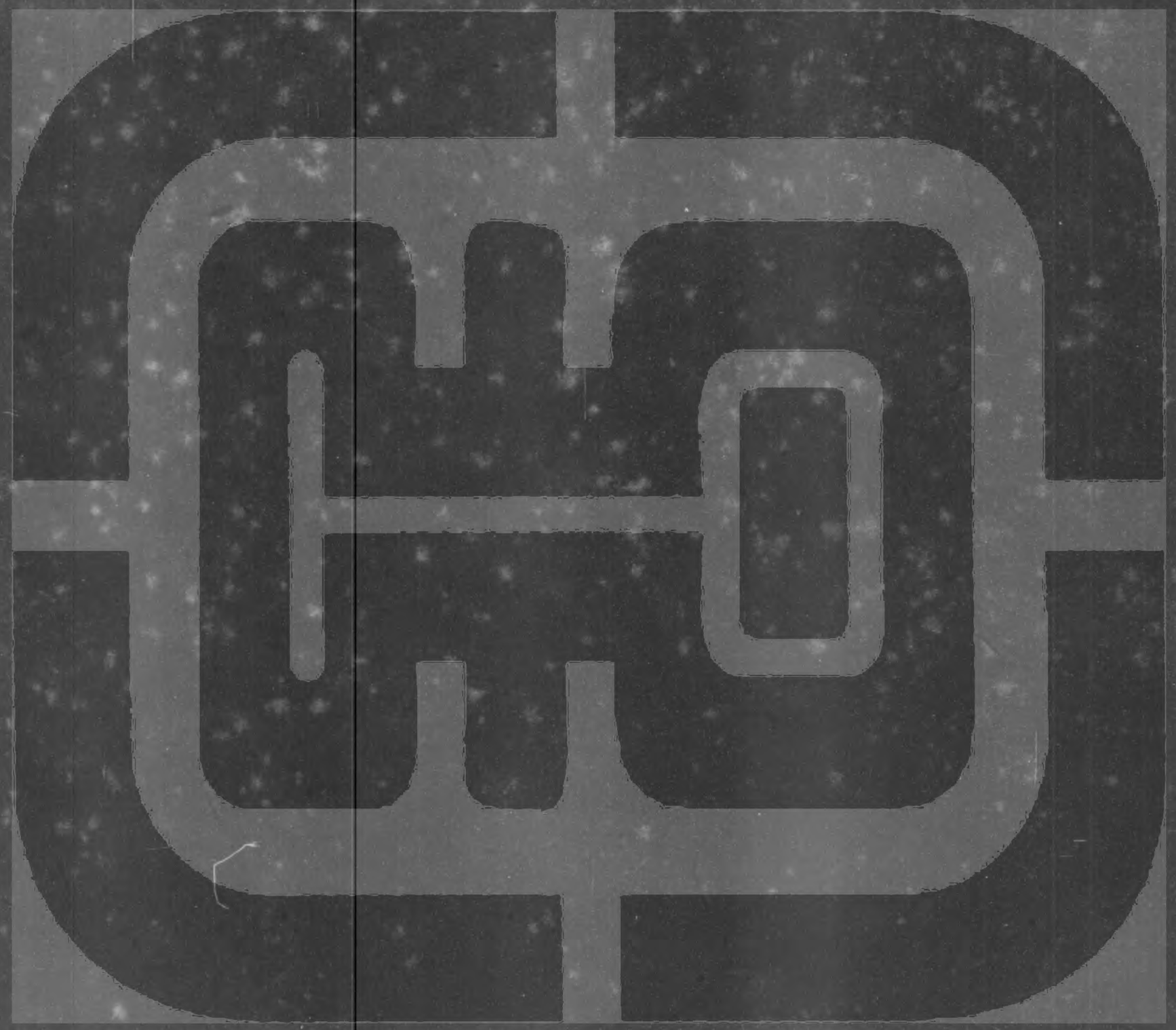


明堂位　少儀

明堂位

賈氏疏云伊耆氏之樂也

大爲土天地冲和之氣在焉樂也者鍾冲氣之和以土爲鼓則中聲具焉以瓢爲祝則中聲發焉爲籥則中聲通焉蕢之爲器苦窳而三孔通中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伊耆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土爲之則伊耆氏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周章掌土鼓豳籥以謂周之王業始於豳樂之作於蕢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之祭

復本反始之義然則伊耆氏本始禮樂者也推而
大不亦可乎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
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
神者伊耆氏本始禮樂之迹邪後聖有作而八音
具特土鼓蕢桴而已哉

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
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爲樂器
度齊量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
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襄書
辟舜樂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或於有
虞氏備於三代也拊之爲器孚表糠裹其[illegible]
和[illegible]而不和或搏或拊所以作樂[illegible]

鼓白虎通謂拊韋而糠是已荀卿曰縣一鍾而
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一鍾一磬特縣之樂
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爲衆樂之倡歟書謂搏拊
此謂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磬之
器尚聲衆聲之依也呂不韋曰昔堯命夔擊石拊
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春秋臧文仲以玉
磬如齊告糴則玉磬書之鳴球是也玉之於石類也
磬則出乎其類矣柷敔之爲器樂之合止用焉柷
者擊之以合樂者也敔也者止之以止樂者也書言
戛擊鳴球此言揩擊者以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也凡
言樂皆先節後奏與此同意書大傳曰大琴練弦達
越大瑟朱弦達越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琴
瑟之器十三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

夫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
絃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爲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
上樂也自土鼓至鼗鼓皆堂下樂也聲之用樂推而
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
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

鼓

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
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
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
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
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
注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

禁伯梦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
鼓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兩鼓則其
所建楹也是楹鼓爲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
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
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鞉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
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
應鼓在東詩曰轉因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
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
始之樂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
之東西說者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蕤鍾大呂之聲東
北隅之鼓合太蔟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
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
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且三代所尚之色夏

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
知矣夏后稱氏而商周稱人者蓋后者繼體之名氏
其派嗣之別而人則盡人道而已三王皆繼體也夏
獨曰后氏者以別無其繼而不禪自此始也王皆人
道也商周獨曰人者以其盡人道而人歸之自此始
也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氏凡微者皆人其稱氏與
夏后同稱人與商周異古之命氏者固不一矣姜氏
李氏以氏配姓臧州氏以氏配族奚於賜氏以氏配名
不念伯氏以氏配字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毋氏聖
善以氏配親言告師氏以氏配尊夏后氏所配皆非
此族特別世代所繼而已其不稱人者以上文見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鍾取之離聲
[illegible]曰內金示和也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

之也蓋鍾[illegible]為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聖之和鍾和
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為樂編之則雜離之則
特叙之離聲特縣聲非編縣之磬也鍾秋分之音也
大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者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為之厚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長
鼓則震大而短則聲疾而短間小而長則聲舒而遠
間所謂和鍾者一適厚薄侈弇小大長短之齊以合
六律六同之和而已左傳謂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窕
大者不槬則和於物者此也磬立秋之音也倨句一
矩有半以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
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
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所謂離磬者一適博厚上下清
濁之齊以為尊簴之器而已磬師掌教擊磬者此也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大磬謂之磬然則垂之和鍾叔之離磬皆非小而編縣之者特縣之大者而已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之或謂營援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毋句氏爲之或謂伶倫爲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女媧之笙簧

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蔟之音也蓋且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本謂[illegible]爲[illegible]豈[illegible]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瑟又曰左執簧舊同曰鼓振簧之簧則簧又非笙中之簧不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虡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illegible]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故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虡所以縣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

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鬻子謂大禹銘於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教我以事者振鐸教我以憂者擊磬教我以獄者揮鼙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授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虡吉禮也大喪廞筍虡凶禮也喪禮旌旂之禮飾亦有崇牙樹牆之飾亦有璧翣與筍虡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有亦爲翣者竹生東南故也虡亦爲虡者樂出虛故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天下有道禮樂自諸侯出無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之服器官爲哉蓋周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兼四代者禮樂故用之周公有王者勳勞其祭之也報以王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乎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弑乎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之髽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不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矣鄭氏以爲近誣真篤論歟然而魯頌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美於此而已

少儀

閭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

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古之教
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以樂語終之以樂舞樂人之
事盡於此矣故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
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樂記曰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
者舞之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
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
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
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舞命夔以樂教胄子是
也終于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三王之於世子教之
必以禮樂況大夫之子教之不以是乎然則曲禮言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義
邪曰禮樂所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

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
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
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
書計故也曲禮言能御未能御而不及事則禮而已
非儀也少儀言能從樂人之事能正於樂人則儀而
已非禮也

樂書卷第七終

禮記訓義

學記　樂記

學記

自雅肄三官其始也

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

襄三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鳴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樂四牡主於君臣皇者華主於忠信習小雅之三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得而可以入官矣以此樂教諸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者亦必以禮樂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禮以教性之中而易慢之心不萌樂以教情之和而鄙詐之

心不入則由教者在所進而不帥者在所懸故入學鼓篋而孫以出其業所以進之也夏楚二物而扑以收其威所以懲之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召令而比之撻其怠慢者召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慢者夏楚收其威之謂也然則教之大倫先禮樂者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故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辟之以禮雍之以樂則太學始教以禮樂可知由是觀之禮樂豈不為教之始終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者之於人也凡物雜為文色雜為采古者冠而後服采服之雜服而已凡冠禮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子衿之詩曰青青子衿子寧不嗣音者也

嗣音絃歌之音也青衿雜服之類也未冠之士責以詩安樂何獨不然詩有六義比興為學博依則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比興以名之也教有二物六藝與存焉興其藝則德行成於外賓興以勸之也賓興以勸之則人人未有不自勸而樂學矣然操縵博依雜服之類皆學者之所及也故安弦必始於操縵安詩必始於博依安禮必始於雜服是皆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可謂善學矣安弦而後安詩學

樂謂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而後立禮之意也夔教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內則就外傅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豈非樂與藝固學者之終始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善歌者直已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人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為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為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為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夫聲中於宮觸於角驗於徵章於羽二於羽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非得鼓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具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震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而潤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為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肆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疑於神矣莊子曰五官皆備謂之天樂蓋本諸此不然則六鑿相攘心從而壞矣

裘有斬有齊功有大有小而總則一焉所翼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稱情為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

而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埶之數教也揔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樂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待之以爲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爲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篇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有物引之而已今夫去心以感物雖動猶靜由心以感物無靜而非動無靜而非動則物足以撓之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宮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不生心而生聲聲動不生聲而生音語樂則未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音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有以盡性術之變數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九音之起由人
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
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
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
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舜作
樂以賞諸侯而曰觀其舞而知其德孔子語樂於顏
淵而曰樂則韶舞其知此數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
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域非變
之曲折不足以成之則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
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文有青黃黑之異飾非聲之
雜比不足以成之則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
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
必寓於政音之終也經不云乎審樂以知政而治道
備矣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不言聲者音之所起由
乎聲聲之所起由乎心聲音具而樂成言音之所起
由人心生則聲固不待言而喻矣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
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
後動是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
者也攝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則性也君
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為和則

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䙝於陽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䙝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易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散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怒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

[illegible]人心之本[illegible]六者之變故聲[illegible]不留聰明淫樂不[illegible]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則正入足以固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矣若夫不知者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憊逆詐僞之心淫泆作亂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智詐愚以勇苦怯窮人欲滅天理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不亢難哉此言哀樂喜怒敬愛感物之序也禮運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自然之序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

豈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今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樂興焉先王之作樂也必謹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謹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淫佚作亂之事謹所以感之之效也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本諸此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謹所以感之而以禮樂政刑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政刑備治道相爲終始故也

樂書卷第八終

樂書卷第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於音而之音異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孔子曰君子之音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

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爲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言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爲名音以雜比爲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者言哀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辭如此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慝懘之音矣

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夜原樂聲之始一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於聲必先立黃鍾以本之黃鍾之管以九寸爲度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

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火音也其數五十四其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水音也其數四十八其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木音也其數六十四其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則失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五事主聽

水[illegible]也曼子道景公以徵招角招作君臣相說之樂[illegible]主興發以爲事補不足以爲民亦樂[illegible]之意歟然角調於春徵調於夏宮調於季夏商調於秋羽調於冬此五聲適四時之正也若夫師文之鼓琴當春而叩商弦涼風隨至當夏而叩羽弦雪霜交下當秋而叩角弦溫風徐迴當冬而叩徵弦陽光熾烈命宮而總四弦則慶風景雲不旋踵而會是又五聲召四時之妙非所以爲常也語其常則五者之音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不亂尚何有怠慢之淫聲乎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壞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天一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宮亂則聲從而亂宮亂聲荒而不治則君驕而不敬商亂聲陂而不斂則官壞而不脩角亂聲憂而不喜則民怨而不和徵亂聲哀而不樂則事勤而不濟羽亂聲危而不平則財匱而不給國語曰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豈不信歟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生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宮聲方正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誤矣傳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細抑大陵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五聲皆亂而不治則倡和清濁迭相陵犯而不相爲經非所謂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氣有滯陰亦有散陽而恣滯之淫聲作矣慢孰甚焉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音好慢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全於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師延爲桑間濮上之音則紂朝歌北

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紀其民流而不反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不止遏聲不中凶聲不入慢聲不肅是聲莫輕於淫淫莫甚於慢亂國之淫聲未至於慢亡國之慢聲其去淫遠矣記者所以無言之大司樂所以禁之者示深戒之意也極而論之大司樂凡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以禮天神繼之以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以禮地示終之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以禮人鬼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不過是三宮而已猶之夏商周三正三統之義也孰謂五聲之外復有變宮變徵而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律三百六十音邪漢焦延壽京房之徒謂宓犧作易紀陰氣之初以爲六十律法建日至之聲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上法者謂律有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考之於經則無拠況

樂則不繇豈非遷就傅會以滋後世之惑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

樂爲音之蘊音爲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人無相奪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心之動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樂以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尊卑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

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庶知音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凡音由人心生以音爲主也

爲主也凡音生於人心以音爲主也

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也曲折成方文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樂發於聲則中之爲宮宣之爲商觸之爲角驗之爲徵宇之爲羽此五聲原於五行者也聲寓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揆之革木以節之此八音以遂八風者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偁三三五聲知八音諧而樂成則謂樂者比五聲八音而政通則政者通乎聲音之道而正之者也是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六馬仰秣於伯牙之琴流魚出聽於瓠巴之瑟是已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喜於聞新聲是已君子則不然仁足以盡性術智足以通倫理其於知樂也何有孔子聞韶於齊爲之三月不知肉味非爲神乎化就究此哉然聲樂之象音樂之輿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矣豈非所謂和大樂以成政道之意歟觀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

成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今樂者言
以知樂也幽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君臣六[illegible]
諧萬民久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illegible]
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外是哉二[illegible]
孔子對之以明禮樂之道此論知政特言[illegible]
樂則禮可知矣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樂則幾於禮矣
宮主周覆生於黃鍾之九寸而其聲宏以舒徵三合
驗生於林鍾之六寸而其聲貶以疾商主商孝生於
大蔟之八寸而其聲散以明羽主翕張生於蕤賓之
五寸而其聲散以虛角主善觸生於姑洗之七寸而
其聲方以約凡此雖度數不同其因而九之則一也

禮記訓義

樂記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揚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則禮爲德之容樂爲德之華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
今夫伯夷得於禮而不得於樂非有德也蘧得於樂
而不得於禮亦非有德也所謂有德者禮樂皆得於
身而已關雎之詩以樂而不淫美后妃之德則樂者
樂也不淫者禮也靜女之詩以城隅彤管刺夫人無
德則俟我城隅禮也貽我彤管樂也后妃以得禮樂
爲有德豈不信哉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
不失德是以無德由是觀之德者得也能無失乎禮

樂皆得謂之有德未能以無德爲德而德乎不德非
躰道者也同於不失德者而已其德雖與上德同其
所以有德則異矣莊周謂性情不離安用礼樂固非
周不知言也其亦教文勝之弊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礼非致味也清廟之瑟
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礼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德爲礼樂之本礼樂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
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礼在德不在味
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
其礼之隆歟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朱弦而
越一也蓋清廟頌文王之德升歌清廟而文王
越之瑟如之故朱則其音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肄[illegible]
先王蓋天祀用物無而貴精魂祭用物
享用人義而貴時故羞其肆而酌獻其
事之有饗也著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德
食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
爲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礼未嘗不致味謂
者豈大饗之礼而誤爲食饗歟而礼云
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人饗[illegible]礼[illegible]尚玄酒
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illegible]
之使人知礼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illegible]
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傳曰朱弦洞越[illegible]

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彫弊則清廟之瑟主於遺音
者防其淫佚之意也大饗之礼至於遺味者救其彫
敝之意也列子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
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
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未嘗發之聲未嘗呈之
味豈所謂有遺音遺味者乎昔朱襄氏之時陽氣凝
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
定群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天下治也後世瞽瞍
判五弦之瑟而爲十五弦舜益以八而爲二十三弦
莫不寓君臣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使之
淳一於行也觀大司樂以雲和之瑟瑟祀天神享祭
之瑟瑟祭地示龍門之琴瑟享人鬼是知書大傳舉
清廟之瑟東京以見瑟比舉清廟之瑟以見琴矣漢

武帝[illegible]十五弦之瑟以福太一后土而
[illegible]天子大饗之名則一而其別有四郊明堂之
饗[illegible]饗[illegible]饗[illegible]

酒俎之尚腥魚豆之先大羹一也然則先王因人性而制禮順人情而制樂非以極音致味弱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而已蓋各當其分其情之謂平復其性之謂反平其好惡反人道之正而已教民如此有不反人道之正耶易曰利正者性情也利動而情正者靜而主性平其好惡而使人各當其分其情有所者矣反人道之正而使人正於一則性有所復矣然則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非大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而有性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遷性之欲也有不為之性平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而遷性之欲也有不為之惡以性之動為性之須大學所謂吾子必有善必有惡知則

如此婦曰皆陰為皆故也夫曰如陽為大故也陽大而小因之陰皆而明合之則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周禮所謂婚冠親成男女如此而已諸侯之射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扑以戒之完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

礼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庸而已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王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礼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禮運言礼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又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繼之以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然則樂記不及祭御朝聘者舉喪以見祭舉射以見御舉和樂以見朝聘故也言義無定法之禮於其始書冠婚冠筮射鄉食鄉飲之礼於

其終而以鍾鼓干戚之樂居其中也以明有禮必有樂以和之亦舉中見上下之意也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帝道成於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礼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爲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爲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逆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缺矣礼樂譬則陽也刑政譬則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政委於不急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急刑政緩禮樂其霸道歟礼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樂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

與書以義制事同意然志氣之帥也必形之君也君
行而帥從心動而志隨樂以道其志順而出之也禮
以節民心逆而反之也礼樂刑政一也所以同民心
於內則治道之所自出王道之始也四達不悖於其
外則天下往矣王道之所由備豈特出治道而已哉
詩序言王道成此言王道備者成則無虧而已備則
成不足言之

樂書卷第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雷出地奮豫之所以作樂也先王以之道天地之和
上天下澤履之所以爲禮也先王以之明天地之別
故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
爲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
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
足以相親而不乖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
者不可偏勝也樂勝禮無以節之則流而忘本禮勝
樂無以和之則離而乖義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

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爲同而有異焉故樂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爲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以樂防情而教之和故足以合相親之情以禮防僞而教之中故足以飾相敬之貌是禮樂之事非禮樂之道也及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斯所以爲禮樂之道歟然立於禮成於樂學道之序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先樂而後禮者樂記以樂爲主故也言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類亦此意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禮自外作有數在焉而其本在義樂由中出有情存焉而其末在文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好賢如緇衣好之至也惡惡如惡惡之至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勸賞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國定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行矣之有也莊周謂愚

智處宜貴賤復位仁賢不肖襲情終之以太平治之至者此數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別而言之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子將爲政於衛嘗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故孔子論爲政齊之以禮爲先而刑次之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燦至天功明萬物陽之道也樂由之來焉則域乎動矣幽無形深不測陰之道也禮由之作焉則域乎靜矣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靜此樂由中出所以爲靜也方陰之出也雖靜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爲文也易言乾之靜專坤之爲文如此而已言靜則知文爲動言文則知靜爲質人之心也靜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靜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爲質也以易求之樂生於天一之水而其聲爲可聽禮生於地二之火而其形爲可視坎水也於卦爲陽而至陰藏焉故靜離火也於卦爲陰而至陽出焉故文豈非坎者物之所以嘉會而文明故耶靜離者物之所以喜會而文明故耶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所以示人者一於易而已夫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所以示人者一於簡而已易則於性有所因簡則於理有所循樂也者性之不可變者也其作自乎天其來

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太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
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其制
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
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清廟之瑟朱弦而
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非易而何大饗之禮
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非簡而何
然樂失則奢非樂之大也禮失則煩非禮之大也禮
樂之所以大者未離於域中其声可得而聞也其形
可得而見也若夫聲淫於不可聞之希形藏於不可
見之奕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又所以爲禮樂之
妙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易曰
易簡之善配至德然則禮樂皆得豈不謂之有德邪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
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
之有樂以治內爲同禮以脩外爲異同則相親而無
怨異則相敬而不爭蓋怨乖道也無怨則人道盡矣
爭逆德也無爭則人德極矣揖遜而治天下動無我
非者禮樂而已此傳所謂陳禮樂盛揖遜之容而天
下治也堯舜至治之極不過法度彰禮樂著拱視天
民之阜而已豈非得古人所謂揖遜而治天下者其
惟禮樂乎荀卿曰樂者出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以
揖遜則莫不從服記言治天下及揖遜而不及征誅
者禮樂以文德爲備故也對而言之樂主於無怨禮
主於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
故經言樂則曰嗜其頻邑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

曰內諧而外無怨也言無怨則容或有焉與詩稱無
妬忌同意言不爭則直不爲爾與詩稱不妬忌同意
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
不遜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傳謂礼樂徧行則
天下亂矣其亦矯枉之過論歟言禮樂之至先樂而
後禮言治天下先禮而後樂者樂出於虛載道而與
之俱形而上者也禮成於實與器而大備形而下者
也自形而上言則樂先乎禮與易繫言易簡先乾後
坤同自形而下言則禮先乎樂與易言闔闢先坤後
乾同然治天下在禮樂而不在道德在宥天下在道
德而不在禮樂苟自禮樂而進於道德則無爲而在
宥天下尚何事揖遜之勞以治之乎莊周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
子不怒如此則樂達全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
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先王之於天下達禮樂之原舉而措之而已舉樂而
錯之則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
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
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舉禮而措之則父
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而不離長幼天倫也有以明
其序而不亂以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足以
教民睦立敬自長始而足以教民順天子如此則德
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蓋達者必行
行者未必達禮爲樂之始故言行樂爲禮之成故言
達樂雖達矣有所謂行禮雖行矣有所謂達樂行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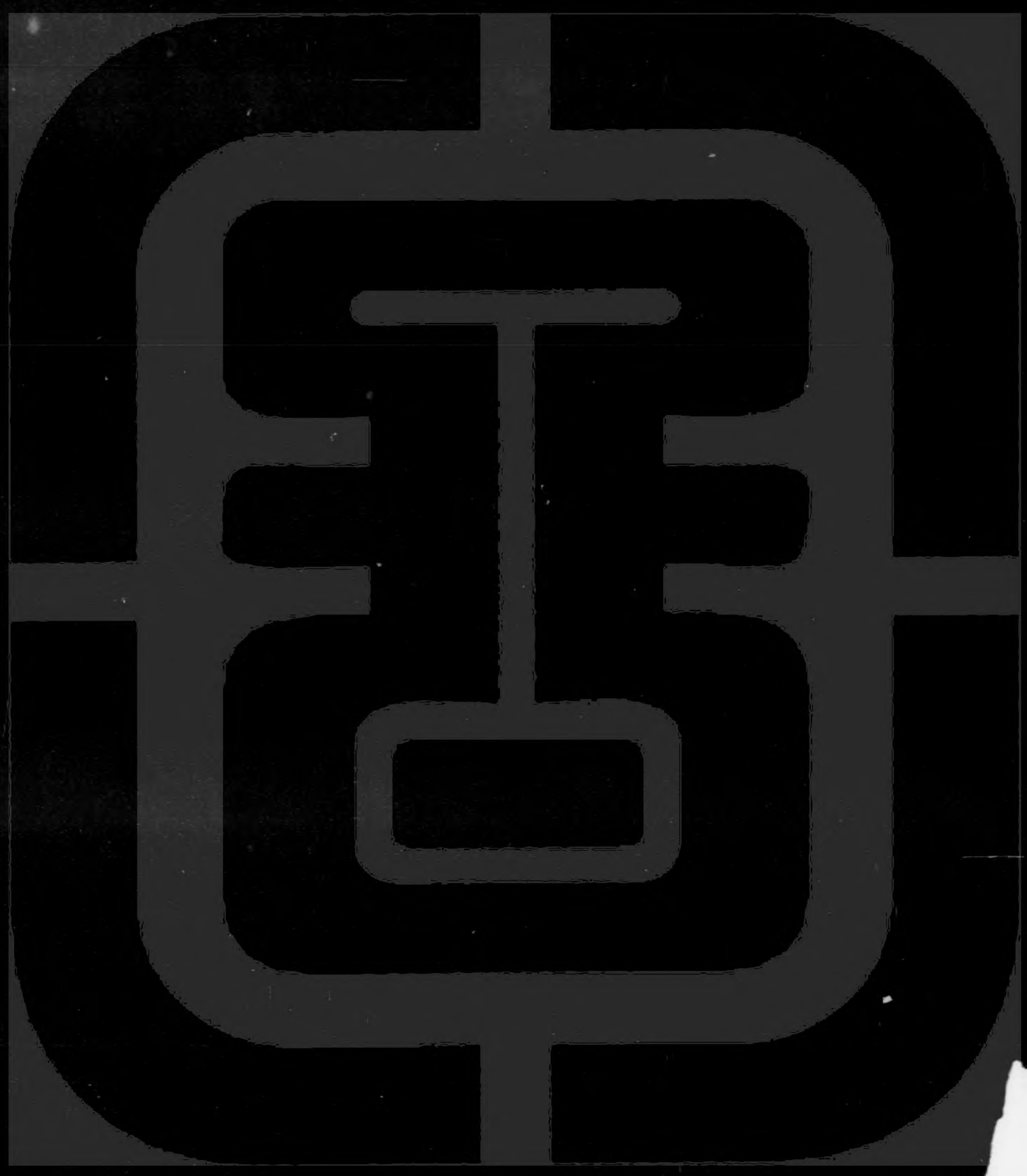
倫清則中國如出乎一人故言諸侯百姓而以天子
不怒終焉禮達而分定則天下如出乎一家故言父
子長幼而以敬四海之內終焉然則兵革言試五刑
言用者兵革必試而後用與詩言師干之試同義五
刑用而不必試與書言五刑五用同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
故祀天祭地
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爲和秋冬與物辨而爲節和則
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樂之本出於天
地自然之和禮之本出於天地自然之節而其用實同之
故同於和者和亦得之同於節者節亦得之非成天地之
能而官之者也故可名於大矣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天地之序則直與公之爲一非特同之而已同之與易

所謂與天地相似同意與易所謂與天地準同意中
庸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繼之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豈不終始一致歟樂以統同其和則百物不失禮以
辨異其節則祀天祭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乃利正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
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天神遠
人而尊致禮以祀之是以道寧之也地示近人而親
致禮以祭之是以物接之也或致道以寧之或備物
以接之非特報其生成百物之功而已亦所以寓節
莫重於祭之意也均是和也或謂百物不失或謂百
物皆化者蓋樂也者道天地冲氣之和所以合天地
之化百物之產者也故其大與天地同和其妙爲天
地之和與天地同和其功淺故止於百物不失爲天

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訢合陰陽
則得至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所謂百物皆化也
物不失則不能與此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
樂章發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樂之德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
樂之功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主乎施大禮與天地同節而主
乎報主乎施則生成百物而無所失主乎報則祀天
祭地以報其生成之功而已用是以觀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
樂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萬物莫不
尊天而親地樂由天作而其道尊禮以地制而其道

親神明聖人之精氣
屬乎人而親彼尊而我明之敬之所由生也彼親而
我親之愛之所由生也經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是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
鬼神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
敬於鬼神如此則推而放諸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
同愛者也然仁近於樂而同愛者仁之情也義近於
禮而合敬者義之情也仁於愛親有以同四海之愛
義於敬長有以合四海之敬則是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矣孔子曰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
姓孔子四海如此而已兩謂之合一謂之同禮主敬
而為異故言合樂主愛而為同故言同與儒有合志
同方同意若夫自禮樂之情同言之則禮之敬也案

之愛也以異而同而已均謂之合不亦可乎雖然合
敬同愛禮樂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
事非禮樂之道也

樂書卷第十一終